

● 伦理学

生态女权主义述评^{*}

陈喜荣

(武汉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陈喜荣(1974-),女,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哲学系博士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摘要] 生态女权主义关注的是对妇女的统治和对自然的统治之间的关系。生态女权主义的核心观点是:西方文化在贬低自然和贬低女人之间存在着某种历史性的、象征性的和政治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父权制世界观。生态女权主义从生态主义与女权主义合流的角度,提醒人们对日益忽略的女性原则的极大重视,逐渐改变传统世界观,完成从价值观到行动的彻底转变,缓解日益突出的生态危机,最终建立平衡的自然循环,保护众多生物生存的权利。

[关键词] 人类中心主义;父权制;女性原则

[中图分类号] B 82-0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2)05-0522-05

一、生态女权主义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分支

生态女权主义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分支,又名生态后现代主义,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生态女权主义理论家查伦·斯普瑞特奈克。生态后现代主义具有后现代主义的共性:即反传统性,后现代主义反对传统哲学(现代性)所赋予理性“元话语”的地位,认为人的理性可以凌驾于社会与自然之上、可以治理一切祸患与灾难,这种理性至上的传统哲学在世界观上表现为:人是高于自然界或在自然之外的,人是自然界的主人,是所有价值的来源,自然界的一切应该为人类的利益服务,为人类所使用,它们只具有工具价值,而本身没有价值。这叫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的来源可以追溯到古代。按犹太——基督传统观点,上帝给予人统治世界的权力。笛卡尔关于利用科学使我们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和拥有者的阐述,表达了同样的统治世界的思想。在认识和方法论上,传统哲学的致命弱点是:显著存在着现象与本质、外在与内在的分裂和对立,主客、心物之间的二元分离和对立。这种理性一统天下的体系哲学具有严重的内在分裂倾向。

这种哲学模式遭到了尼采的本能的反感,他说:“服从吗?——绝不,但也不——统治”^[1](第19页)。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继承这一批判传统,对传统哲学内在缺陷进行广泛而又深刻地剖析与批判,后现代主义大师们集中批判了传统哲学的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心物二元论、理性主义、主体主义和人类中心论、一元论和决定论倾向;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几乎都将现代性归结为这种内在分裂而外在单一的文化传统,他们的目的即是打破这一虚幻的理性建构体系,提倡差异与主体性,他们相信,真理是体验的,而不是被宣布的,真理只与具体的存在同在。如利奥塔说:“让我们向整体性开战,让我们成为不可表现之物的见证人,让我们激活差异并且拯救这个名字的名誉”^[2](第19页)。因而,后现代主义致力于消除传统哲学

(现代性)所设置的人与世界之间的对立,重建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在它看来,“认为人类就其本质来说优于其它物种这一观点是毫无根据的,这只不过是为自己谋利益的一种荒谬的偏见,应予以摒弃”^[3](第391-393页)。如果能够换一种思维方式,用一种新的眼光看世界,我们就不再满足于为了自己和利益而操纵世界,而会对它怀有发自内心的爱。后现代主义所要解构的正是生态女权主义致力于批判的;后现代主义要建构的恰恰也是生态女权主义致力于树立的,两者不谋而合。区别在于生态女权主义具有灵巧而又别出心裁的角度和理论重心。

二、生态女权主义对传统哲学“父权制”世界观的批判

生态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传统哲学)的批判也包括了后现代主义批判的内容。例如,按照斯普瑞特耐克的描述,现代性有如下一些表现形态:(1)物质主义;(2)工业主义;(3)客观主义;(4)还原主义;(5)科学主义;(6)中心化;(7)人类中心主义;(8)欺压土著人;(9)分隔化;(10)父权制。这些形态体现了传统哲学的单一主义和二元对立,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传统一直主张人与自然分离的二元论,它通过概念上的主体与客体、主观性与客观性、描述与评价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人被视为不同于自然中的其他的理性存在,并高于其它存在,这些存在只是服务于人的对象。斯普瑞特耐克对这种内在分裂的批判又不同于其它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她对二元论的批判创造性地从崭新的视角为她的生态女权主义奠定哲学基础,她将传统哲学的单一主义及其二元对立归结为欧洲人根深蒂固的父权制世界观。因而她首先批判了欧洲人父权制世界观中所包含的象征性的二元对立,她说:“欧洲的‘阳性’与理性、精神、文化、自主性、自信和公众领域相联系,而‘阴性’则与情绪、身体、相关性、被动性和个人领域相联系”^[4](第63页),这种二元论对立贬低“阴性”推崇“阳性”,认为“阳性”是相对于“阴性”的更高的存在物,“阴性”只能依附于“阳性”而存在。这种父权制世界观导致一种“性政治”,即以满足人类的欲望为中心,将“自我扩张设定为男性自我向宇宙的扩张”^[4](第63页),人类和自然的关系被确立为认识与被认识、改造与被改造、征服与被征服的对象性关系,经验科学的实践者们运用理智的机械哲学观“表达了一种通过强暴自然而了解‘她的秘密’的强烈喜悦”。在这一世界观的影响下,技术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人们对社会进步的信心就寄希望于技术革新的乐观主义信仰之中,为了技术进步,人们心甘情愿地允许孩子和自己成为各种新技术实验的试验品,因为人们相信技术的魔力而且尝到了技术给生活带来便捷的甜头。如少许水便可带动水车一样,智慧的开启便使人类走上了一条永不停歇不知疲倦的道路,这便是中国的老子所预言的“为学日益”的道路。技术在新的历史维度中,不再仅仅是一种中立的、非价值的工具的集合,而变成了一种拖着我们尾随它而走的力量,因为科技所带来的核战争的威胁、对生态环境的毁灭性破坏又使人类陷入对更新的更厉害的科学技术追逐之中。

其次,从上面的批判中她引申出对人类与自然、肉体与精神、自我与他人之间的二元对立的更密切关注。现代性将人生的意义等同于与自然作斗争,这种将人类与自然对立起来的观念极易导致不尊重自然甚至贬低自然,而造成对肉体、自然、大地的伤害。现代生活的自由是建立在丑化肉体、限制自然、分割大地基础之上的。肉体被看做生物机器,自然被看做是完全外在的东西,大地被看做是未开化的先民。人类对智力的推崇似乎忘记自己是从漫长的自然进化过程中衍生而来,人类陶醉于自己的智慧、发明、文化之中,认为万物皆备于我,沉迷于以自我为中心而不能自拔。她认为,现代性将人类定在一个处在自然之顶的玻璃瓶子中,坚持人与自然之间的激进的对立。由于拥有智慧与文明而自诩为优种的人类,在经济观念上形成“理性的经济人”,在地域上形成区域隔离;在事实上发展了以牺牲第三世界利益的经济模式,南北贫富悬殊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加大,同时,以文明与现代化程度为划分标志的城市与乡村差别,极大地阻碍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发达地区的人对落后地区的人的礼貌与谦逊的态度被认为是一种困囿。

三、生态女权主义作为本体论的建设性贡献

生态女权主义既不是环保主义,也不是女权主义,更不是两者的相加,因为前两者都缺乏对于现代性危机的历史的、政治的、哲学的全面的知识,而是一种本体论,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它关注的是对妇女的统治和对自然的统治之间的关系。生态女权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斯普瑞特耐克指出,“生态女权主义的核心观点是:西方文化中在贬低自然和贬低女人之间存在着某种历史性的、象征性的和政治的关系”^[4](第63页)。这种关系就是父权制世界观。它具有三个重要特征:二元思维方式、价值等级观念和统治的逻辑。二元思维方式即是观念上的以人与自然的突出对立为标志的各种象征性的阴阳对立上,价值等级观念即是“阳尊阴卑”观念,统治逻辑即是父权主义态度和对自然、女人、有色人种的征服式掠夺式的发展逻辑。在生态女权主义者看来,性别压迫和生态危机都源于此。因此,生态女权主义试图在认识层面上阐明各种压迫制度之间的相互联系,并致力于根除二元思维方式和价值等级制度观念,在关联主义、整体论和多元论的基础上建构起新的理论框架。

首先,为了推翻父权制世界观,生态女权主义呼吁给予大地与女性应有的尊重,从而提醒人们对沉默受伤的自然与有限容纳能力的生态环境的普遍重视。斯普瑞特奈克说:“大地和子宫都依循宇宙的节奏”^[4](第63页)。大地的造化功能与女性的孕育功能惊人的相似,女人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生儿育女,并把食物转化成乳汁喂养他们,大地则循环往复地生产出丰硕物产,并提供一个复杂的容纳生命的生物圈。对自然界和女人之间的这种神秘的联系,文化经历了由敬畏到轻视的转变,在对待女人的态度上,女人的地位由神灵下降为男性的附属和财产,如亚里士多德认为女人是被动的残废人;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人类由敬畏自然到征服自然。女人与自然与一些负面特征联系在一起,如无形式、不确定性、不规则性、非限定性,也就是说无法言明的物质,与固定的形式和明确的界限这些男性原则相对立。生态女权主义对这一世界观深深担忧,并称在这一世界观指导下的发展为“不良发展”,“不良发展”是西方父权主义的策略,它将导致“女性原则”的死亡,斯普瑞特耐克指出:“西方强加于人的现代发展模式本质上是父权主义的,因为它支离破碎、‘反生命’、反对多样性,是统治性的并且喜欢建立在自然的解体和妇女的屈从基础上的‘进步’”^[4](第63页)。

同时,生态女权主义者也清醒地知道,现代世界观早已深深嵌入人们的思想中,因此,要变革它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而,大多数生态女权主义者同时亦是行动主义者。第一,她们从教育入手,从儿童抓起。在课程的设置上,将生态意识诸如“相互依存”、“可持续性”、“伙伴关系”、“灵活性”、“多样性”等观念贯彻其中。将充满人类中心论、男性中心论、欧洲中心论、经济决定论的教科书来一番彻底的改造。第二,她们是绿色政治运动的积极分子,绿色政治所主张的社团经济理想,即财富和所有权尽可能广泛分布,与日益集中在大公司手中的权力和控制力形成鲜明对比。因为这种资本密集型、能源密集型的工业不仅有损于本地区的自力更生和生态完整,而且会陷入环境危机、灭绝生态、耗尽资源的恶性经济体系当中。

其次,在世界观上,生态女权主义的出发点和最终依据是自然界的整体利益,生态女权主义从整体论立场出发,把整个世界称为“宇宙之链”,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人类只是“宇宙之链”的一部分,人既不在自然之上,也不在自然之外,而在自然之中。“生态后现代主义认为,不仅所有的存在于结构上通过宇宙联系之链而联系在一起,而且所有的存在内在是由与他人的关系构成的”^[5](第20页)。我们是宇宙正在展现的过程的一部分,与星星、岩石、土壤、植物和动物有着内在的联系。在生物圈中一切存在物都具有内在价值。有100个物种的生态系统要比仅有3个物种和生态系统具有更大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这种丰富性和多样性正是生态系统稳定性和健康发展的基础,因此,一切存在物对生态系统来说是有价值的。当我们把注意力转向包括人类自身在内的生态系统,就会发现,一切生命体都具有内在的目的性,它们在生态系统中具有平等的地位,没有等级差别。因此“将我们自己视作为人类

社会中与其他孤立原子相冲撞、相结合的社会‘原子’，人被看作处在一个联系的链条之中的”。这一链条“是由宇宙—地球—大陆—民族—生物区—社团—邻居—家庭—个人构成的”^[9]（第20页）。作为社会原子的人与自然处于对立之中的。而作为关系的人，则与自然是统一的。人类不过是众多物种中的一种，在自然的整体生态关系中，既不比其他物种高贵，也不比其他物种更坏。

由于生态女权主义把生态系统看成是一个有生命的整体，因而也赋予生态系统中的所有存在物以生命，如大地、河流、山川。人是地球生命的一部分。当人们思考地球共同体时，他们是正在思考自身的地球。与此相联系，“人不是世间惟一的主体”，因为自然也是主体。人是融入自然之中的存在，自然中的一切事物同人一样，都具有其存在的内在价值，从这种意义上讲，如果我们伤害自然界的其他部分，那么我们就在伤害自己。自然界中一切事物都是相关的，事物间有区别但无明确界限。我们应该最小而不是最大地影响其他物种和地球。自然是包括人在内的多种性质、多种因素、多种成分的物质和现象的组合，它们在运动中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克相生，和谐发展。这种世界观类似于古代中国的“天人合一”命题所提示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统一。它寻求庄子所说的“天地与我齐一，万物与我共生”的各物种的多样性、相容性、共生性和谐发展。

再次，生态女权主义的哲学基础——非二元论是生态女权主义的认识论根据。非二元论的最低要求是承认这样一个观点：人与其它实在物从本性上讲是自主的实体。他们以某种与他物相互依赖的关系而存在。彻底的非二元论走得更远，他们断言存在是统一的整体。从共时性来看，整体性表现为事物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从历时性来看，整体性表现为事物所具有的内在连续性上。非二元论是拒斥传统二元论的结果。传统的二元论认为：“女性、自然、身体、情感、关联性、受容性以及私人领域等概念在西方社会中的价值依附于更高的‘相对物’，是较男性、文化、理性、自主、攻击性、公共领域低级的存在”^[4]（第63页）。这种追求明确性、规则性、统治和权力的思维方式依靠的是逻辑思维。传统的思维方式是逻辑而不是直觉，在生态女权主义者看来，逻辑并不比直觉可靠，看似严密的逻辑推演，它最终的依据仍然是直觉。所以，生态女权主义更愿意相信直觉。

生态女权主义所摸索的非二元论的经验认识论，为其本体论提供了认识论依据，从人们经验中感受到的固有的统一性、连续性、系统性中为其整体论的世界观提供佐证。如下经验最直接地证明了这种统一性：

1. 女性身体的寓言，女性在月经期、妊娠期、分娩期、哺育期经常体会到我与非我存在的分界变得模糊不清，梦一般的界限不定的感觉。
2. 感知自然的统一，二元论让我们养成的自我与自然分离的习性，但在寂静的旅行中会忘掉这种分离，而与环境融为一体。
3. 突然的、不期而遇的非二元论感觉。“突然为一种异常兴奋的感觉抓住了，…所有东西都活了起来。时间凝固在一点上”。
4. 土著人的统一的世界观，土著人的感受是：“地球是活的，人与它不可分离”。
5. 沉思及类似的做法，这体现在各种宗教的意念实践中，如佛教的深思默想、印度教的瑜珈功、基督教的深思训练。
6. 当代科学中全体感。“当代科学发现，每一个存在都有其特殊的存在模式和其宇宙的存在模式。换言之，有其微观模式和宏观模式”^[9]（第58页）。

最后，生态女权主义对环境哲学的批判。作为生态主义与女权主义合流的产物，生态女权主义对环境哲学的批判都注意其特殊的角度。

第一，对一般环境哲学的批判，生态女权主义批判了“伦理人本主义”和“动物分离主义者”，因为二者“试图用感知力、意识、理性能力、自我决定和利益这些尺度为自然界的各部分确立相对的价值”^[4]（第63页）。生态女权主义哲学拒绝接受下列前提：坚持认为主导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的自我概念和工具主义的自然科学建构后父权主义环境伦理学的一条可行道路。

第二,对深层生态学的批判。生态女权主义对深层生态学既支持,又批评。斯普瑞特耐克说:“大部分生态女性主义者承认,在拒绝理性主义价值理论和建立于抽象原则和普遍原则——只有通过理性才能发现这些原则和准则——之上的环境伦理方面,她们与深层生态学立场一致。大部分生态女性主义者还赞赏深层生态学对欧洲式的人与自然分离观念的排斥”^[4](第63页)。但是,她们对深层生态学的自我实现论表现出不安,担心妇女会成为自我实现的牺牲品。分歧在于深层生态学“在谴责人类中心主义时没有严肃考虑男性中心主义或男性统治的构成机制”^[4](第63页)。

[参 考 文 献]

- [1] [德] 尼采. 尼采诗集[M].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6.
- [2] 肖 鹰. 重写现代性——当代西方学术话语: 目击时间的深渊[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 [3] [美] 汤因比, [日] 池田大作. 展望 21 世纪[M]. 北京:中国文化出版公司, 1984.
- [4] [美] 查伦·斯普瑞特耐克. 生态女性主义建设性的重大贡献[J]. 国外社会科学, 1996 (11).
- [5] 王治河. 冲突与解构——当代西方学术叙语[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 [6] [美] 查伦·斯普瑞特耐克. 冲突与解构——当代西方学术叙语: 生态女权主义哲学中的彻底的非二元论[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责任编辑 严 真)

Viewpoint of Ecological Feminism

CHEN Xi-rong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CHEN Xi-rong (1974-), female, Doctoral candidate,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Marxism philosophy.

Abstract: Ecological feminism is concerned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ule of man and the control of nature. Its key idea is that there is, in western civilization, some historical, symbolical and poli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devaluation of femininity and of nature, That is patriarchy. Ecological feminism, from a viewpoint of convergence of ecology and feminism, warns people should pay closer attention to women's need that has been neglected, should change the traditional view of world, thus to finish the radical revolution of our valuation and action, to alleviate the accelerating ecological crisis, to establish a balanced natural circulation finally and to protect existential rights of many kinds of life.

Key words: anthropocentrism; patriarchy; feminism